王文恪公集卷之二十五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

祖妣孫氏贈夫人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

屠氏贈夫人

考諱讓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浙之錢塘　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今為應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祓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驚寤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王立山峙見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

為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講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講官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憲宗孝穆太后將祔享詔廷臣議其禮言人人殊公言國朝德祖以上無可徴推則德祖視周之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令

憲考并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
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
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
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
殿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
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　上初即位言者
坌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

謚名修贊裁章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
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主身不無可賤然秦漢以
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渡
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
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
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奨異求言
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
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　宗室之封日
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

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為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為疏
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
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　上嘉納焉宗室冗官
二議雖格識者韙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
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
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占竹公
言占竹僭侈為異端首先　賜罷黜中外稱聖令一

旦召淩之豈不為　聖政之累時西域遣人從
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
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
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率類其凡歲終一淩以為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
彙分條析末淩援經史懇懇為　上言之知弘治
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
因舊法出新意後淩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
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

公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叅贊守備修舉兵政釐弊盡刷召拜吏部尚書公性善知人凡用人之際斟量均停雖不廢資格而於資格之外每有贏縮弛張必各當其材湍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淹為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噉號稱快以為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聞

上賜寶鏹萬緡為治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

詔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舟車傳送還其鄉先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弟子霦後公自在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悉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氣貌高岸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蘊松折糧銀賈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甚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

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公每為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鏊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

根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卓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為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

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

氏贈淑人

傅之先系出湘潭唐廬明之乱始徙靖江之石頭宋

紹興間有為經量隅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黄塘
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量隅至公蓋十四世矣
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
傅則往往推究奥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
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
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
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内得古帖斷爛
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内館適公在直次為韻語須
臾授中使以復 上大悦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

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于春宮遷左
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
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
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
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
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叅贊僉
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
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為國遑恤其他初祠部給度
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公

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
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
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眎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
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
濫乎乃止知己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儀以本
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
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
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

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矜時陝西地震異甚溥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　祖修悳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溥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捄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溥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悳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

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
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
於彼哉　上迺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
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公曰吾受　上知
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
子元曰吾其歸乎疾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
十日殁于京師之館舍　上賜寶鏹爲治斂具　贈
太子太保諡文穆　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爲

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
乎理書瀍適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瀍時稱一
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
[illegible]凡洄乎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
[illegible]際[illegible]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
谿徐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閲曰傳先
生以為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
如歸有客死者賙給歛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
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

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
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
頗知公一二故敢僭為之狀上于太史氏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康敏白公

行狀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
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 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
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
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
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
侍郎戶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
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東宮出閣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初公為給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
自南京逮至　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
經筵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

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　聖德修則邊患息矣時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息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謝文祥得辠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　社稷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從至今以

爲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
調土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廼宣布威信
通挺身納欵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禍福出於至
誠通感泣廼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
餘縱不問東南晏然浚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
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鳳陽　皇陵扞
白塔壽春墳圯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銳等
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爲憂始賦工考計
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

民忘其歎河決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者今不可浚尋湮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築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州紅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髙畀廣狹樹之萬株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吳橋濮修古河堤東平王興濟作減水河一十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劉

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公議開複湖於東岍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今舟行往来免風濤之患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為　朝廷之耳目凡御史出廵必令詢訪所屬廉汚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真偽為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弃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数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挨考庶絶詰擾欺遯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為稔以稔為

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効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甽高水則甽低庶其弊可絶咸見納焉其在刑部一以矜恤為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温故凡情可矜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廼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辠然所致死皆有辠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為奸廼芟複離麗定為若干條奏須之內外官司守以

爲灋於是灋令始一矣公主　朝不爲激切之行議
論每依于忠厚善裒高益卑因事爲功平居恂恂若
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爲崖岸表襮上自
王公貴人下至輿皁無不得其讙心每五更趨朝退
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
其分終無倦色居官四十餘年未嘗嫉怨於人人亦
無怨之者己未以病求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
上察其情懇廼允之進太子太傅　賜璽書有身名
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皁以

優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
詩以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
公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
子三長埈例授浙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戶部郎中季
坊鄉貢進士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
疾每夕稽顙北辰既而果差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
訓廸備至以潔充書筭垣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
得遣一子入太學公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
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

者或給之明具立義學三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向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玢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家世之盛近世未有鏊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 朝二十餘年公待之如友須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也未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鏊方斮衰墓次目

理窀穸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為撰次族里之歷官行治為狀立言畀[illegible]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illegible]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illegible]諱瑜字達美其先晋陽人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以忠考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貌瓌偉有奇氣為詩文搖筆立就登景泰辛

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歲久旱且疫公還自 朝覲即祗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周宣靈王廟碑孔子祭田奪於民公以俸贖還之俾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決斷如神數辯疑獄遂無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

陽河若千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參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李璵邊人皆速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蘖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子孫挐舟千里來哭公為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人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為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

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徃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亡者是也顯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為大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為難則後之所謂孝其亦可知已蓋徃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亡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

其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步孫煢
煢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
紝於內茹辛飲澹銖積寸累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
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
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誶語之聞頩色之見家以日
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下世矣先孺人孝于
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
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虔賓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
孝以姒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懽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

之皆有法式先儒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有八而已先儒人之存無以養令幸有官有俸而無所於養皋魚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年 朝廷以為能舉其職 詔寵嘉之龍章錦橐賁及白水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亡者矣其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吏科遷戶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詔獄不懟不沮予觀 朝廷褒嘉之典瞭其子職之畢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他日褒榮其親將必有

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化己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寧都廻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惪言者仕元為百戶領軍潍蜀因家忠州之酆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酆都故無舉進士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為文章聯取科第酆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

許事讞獄明允廬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
者頗獨才君成化初　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
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敍將吏
將陷城邑衆愕眙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
人餘孽出没南昌君戒其下密捕獲五十二人又擒
盜顧厚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
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
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
指揮李貴嗛百戶田春嗾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

誣服君知其冤狀固爭之御史司案成矣君爲疏其冤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訴至牒盈庭君據案剖决各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蘖于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任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君慱學能文喜爲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法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

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為刑部主事文學政事迥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亦施者將亦有時而衍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誌之予獨書其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鄲都龍亭山之原葬之日為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為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永興人五世祖琨一徙家

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
官邸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
君能書請為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
之得丞台州之赤城驛君雖為小官而以清白自將
遇事開敏無滞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
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寛不縱一時縉紳咸為
詩謌之曰乘裕集謂君當必乘裕於後也予覩幼則
嘗從名士遊聞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録以示曰
為文當如是及覩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

好事上詳下興革利害條析爲書曰爲官當如是及規爲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乞致仕歸君固能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人無弗與交抵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栁市里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娶以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耆歲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己酉台蔑解又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備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

潯赤城之事溷而能潔早而能施於戲是以垂裕於後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育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為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為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

遂以家政委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敎子姓咸中矩度子男三逵達通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進原里時劉夫人方卧病聞因欷歔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婦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逵將奔喪姉泣曰逵非敢表于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為書族里子姓生卒年月于石可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可謂盛矣其承祀

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蓋大將在是而皆丁馬自出其亦有功于尹矣傳曰母以子貴如是之類歟況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沒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　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用之于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穗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

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
授武選司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
武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
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
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
術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
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將
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
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

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既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度弊盡絶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淂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霣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㴾之子蔭後其年月日葬于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淂人焉爲之嗣不可謂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爲之齎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淂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

特揆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于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領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燦然有煇蕊豁楊子器名甫也予奇焉後名甫知崑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為美談且以為古循吏復出也予滋奇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卒于葬且十年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植接人和易持身嚴遇利便輒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略

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勵故號曰石田
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
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于崑稍致
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年
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
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衣衾棺槨勿求過美
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此於乎其幾于有
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肯固曰成爾器致爾用亦冀
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

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葬之待也不獲顯于今又将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石滑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幸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矣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子之親終必顯也乃為論次其世裔碣諸墓上君諱禄字履翁其葬為某年月日

黄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

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之與黃君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于經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雖之以予所見求之天下亦未多得焉而舉于鄉每上輒北偃蹇庠序幾二十年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黃君者以貢上太學待次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病還至德州卒於舟其豈非命耶君諱堯和仲字世家吳閶門之南濠父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游號入室弟子為文詞沖澹

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
析煙悉讓產業之美者予其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
底裏蓋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於乎以君之才且賢
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主者
有不在是而天之報于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
於一時而伸于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
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
蓄于中弗彰乎外富於己未施于人後世其亦有知
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為表于墓廡以永君之揚

王文恪公集卷之二十五

王文恪公集卷之二十六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校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厚平居恂恂非禮弗踐呐呐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輙聞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

於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
淳公厚字充之先自汴扈宋來家于蘄三傳為良器
仕宋提刑司點檢曾祖諱義 皇湖廣布政司經歷
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參政考忠昭以景泰癸酉占
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之平陽縣學教諭以
憂去改任濟之霑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鉛山又以憂
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盛暑冠
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経義夜則巡行各
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加奬勞惰者斥之於是

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廢法禁之則生亂君于是潤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為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寔倉庾于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闔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謠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輙携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甲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年禁里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兩便之年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

再疏於　朝乃得可歸吳閶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卻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己未七月日也以庚申正月日葬吳縣鷹禍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寀㯼樾楠樾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温氣雅不為矯詐嶢絕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為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為深故為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趙處士墓表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其年月日塟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贗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翮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沛江稅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敷季敷生處士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爲庶而

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黃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爲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當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于身有衆迎檢者誣民爲盜處士諭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必隨之衆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鍛錬齊民以足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軍足民亡何益王爲霽威每遇飢歲則預陳極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

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為書諭金陵王巡撫三原王公
上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當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
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
地也何加多如是况今年積雨為害吳幾為沼而徵
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于
蠲税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减税銀若干且欲薦
于上亦不果近歲論東南水患起于常熟之白茆港
開白茆則水患息堤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
已言于数十年之前矣於戲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

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祿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錢隱君墓表

君諱洪字時用年六十有八病且殆則命遷卧于正寢戒婦女勿得跡左右治表不得用浮屠人謂君能以禮正終焉夫所謂正終者非必曰終之以禮也終而以禮則所存將無非禮矣此聖賢之所慎也此隱

君之行所以為可表也錢氏相傳出吳越武肅王鏐宋時有端明者以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因家長洲之澧湖君生博物洽聞敦行孝友景泰中歲飢而甘旨之奉日贍考友竹春秋高矣不知歲之歉也侍繼母朱疾日以溫言慰藉朱安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伯兄時澤卒字其孤有加事寡娣如事兄與室人陸氏相待如賓焉君為學特長於史尤喜為詩所交多一時聞人邪妄之說未嘗出諸口客有談鬼神幽怪者則正色曰世豈無明者可言長子賢授以詩次子貴

授以經學貴占應天戊午鄉試知名于時君晚居一室扁曰勤軒蓋以學自勵也予觀近世之學率以取科名科名既得則曰吾無事於此矣君於學非有所求也至老而不厭於禮也瀕死而弗忘可不謂賢乎予故爲表于其墓上君卒以弘治甲子三月十有八日其葬以十一月十六日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於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

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
已矣理有情於衆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天下
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
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
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
為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
副超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為務
敢為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
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摋直援孔子孟軻之

輿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為狂為惑
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
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疏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
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
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
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
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麦世卿少亦同舉
于鄉後徙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
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

茲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旣又遣其二子敎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爲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貞孝先生墓表

貞孝先生吳氏諱凱字相虞卒葬崑山之興賢里且四十年鄉之父老皆曰先生仕不遂而行甚高謀所以易名者初先生在娠而孤太安人卹哀茹辛且撫且教卒以有立及太安人春秋高懇疏乞歸養遂不

復仕因相與謚曰貞孝而祀於學之鄉賢祠於是子愈歷官至河南叅政亦且致仕矣來言于鼇曰先公義行載于郡志祀于學宮傳於鄉士大夫之口而隧首之文猶闕其不孝之責乎非公則誰屬焉按志先生生而穎異其少也里胥役之不受功而獨自奮于學閭言于縣令令異之問以經義響應無窮立免其役而命為邑庠弟子員時修永樂大典以工書被選還以貢上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而改行在雲南司又改禮部主客司遂歸優

游林下三十餘年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以十
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先生風儀高朗操守堅定
曹州李公以都御史巡邊上奏曰崑山吳某抱才居
散地宜不次　召用不報其巡撫江南諸子出見撫
之曰若父治獄陰德在人固宜有後乎葉文莊公最
慎許可至銘先生曰偉人也嘗言鄉里仕宦當以公
為法其重之如此先生世家吳之崑山祖諱才不仕
考公式贈行在刑部主事先生娶沈氏繼陳氏子三
恩承事郎次德季愈郎叅政孫男六　曾孫男五

初先生在刑部易上劇盜二人一庚死一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公念二盜死六人者終無以自脫乃哺而療之久之果獲真盜六人得釋此曹州所謂陰德者也銘曰

噫嘻先生抱衎孑孑少試邑歸弗緇弗涅弗諧于時而契於義列祀易名維溪之瀕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府君墓表

吏而廉也其政循循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惠者吏而貪也其政苛苛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害者是故

情莫不愛廉而惡貪旌廉而黜貪而世之貪者何其多廉何其少也廉吏蓋自古艱之而於今爲甚故予於漢陽推官劉君用涇之卒特表之以爲世勸君諱海用涇字少爲郡諸生則已小心抑畏動循矩矱與其弟瀾咸篤志力學學皆精思深造華類推服舉於鄉數不利以貢入太學成化戊子始占南畿鄉薦試禮部復不利以銓次授湖廣漢陽府推官君性固畏慎及有官益以公勤清白自厲漢陽凡歲時令節屬縣輒餽儀物以爲禮公府日用百須亦皆屬縣歛

於民以供其來已久君一切峻絶公廨屋壞不忍煩民自以俸貲葺之嘗督運至陝先時督運者因而侵牟。復稱貸以取予民君獨歸其羸六百金於官事仍充濟有惡少武斷為民厲上官欲生之君執不可乃賂以金玉器君盡以其器置之官庫竟按於法人甚快之按察使楊繼宗以風節聞天下君候之楊曰若非不愛錢劉推官乎褒奬備至及以母喪去官服除遷不肯赴居吳日閶門郤掃人罕覿其面林太守庭㭿知郡日其族兄堪與書曰郡中有趙清獻亦嘗見

之否乎堪益知漢川知君為深也劉之先有仕宋為黃州統領南渡時自汴徙建康統領生和甫元平江路榷茶提領始家于吳提領生長卿長卿生德讓里沛縣教諭沛縣生中書舍人益功中書生宗明君之考也吳下宦家簪纓世不絕者獨稱劉氏君娶欽氏子男三來隱翳女二來有學行而蚤死君哭之慟不數日亦卒正德辛未五月廿六日也年七十有四以明年十二月二日葬郡城西武邱之先塋予為之表曰廣吏漢陽推官劉君之墓

華封君墓表

維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寶至南宋時自汴還家無錫其後遷于隆亭衍于堠陽望于鵞湖而今益振于塗林封君所徙也封君諱莊字守莊考諱宗瓏妣鄒氏生子五人封君最季其所出曰朱氏繖也故封君自幼行動不敢與諸兄齒别居塗林屋廬褻陋田園數頓於鵞湖諸宗不敢望焉而旦夕省二親益以勤諸兄或陵之終不較唯以力田勤家為務善自節縮衣食為儉約家以日饒民有負其租不時納益緩之或

値水旱盡捐之民戴其恵輸之無後者遣其子晁從
名師游晁力學有聞遂擢進士選入翰林授户部給
事中未幾　詔以晁官官其父母楊氏封孺人晁以
戇直忤時出爲南太僕簿後稍遷知韶州府封君每
戒以潔己愛民晁修政有聞擢貴州布政司左參政
初楊孺人有賢行與封君同心起家卒時年八十二
後三月封君卒年八十三寔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
子男二晁義官次即晁女二孫男七球琳瓚琨琢環
瑫女二曾孫男四玄祐玄慶玄壽玄祚女一以卒之

明年壬申九月十五日合塟釜林之西原於戲封君
奮自孤孽起家埒于素封子致位三品夫婦身被褒
榮俗登耋耄孫曾滿前備享福履天之報施於人何
如也人欲憑其勢轢其宗蔑其有者何也予故表諸
墓以眎邑之人

樂邱阡表

無錫鄒君孚伯卒二子承式謀卜吉壤久之未得也
忽兄弟聚謀曰於此有園焉去吾第不百歩而近昔
吾祖林泉翁嘗曰樂哉斯邱將建書院以祀始祖忠

公不果吾父亦曰樂哉斯邱闢而磨之鑿池爲山經度書院亦未果夫生之所營死之所安也吾祖樂于是吾父樂於是又將奚之謀者曰然卜者曰吉乃因其地易其向山增而高池濬而廣山之下爲阡域前爲饗祀之堂左爲書院以祀忠公列樹碑表松檜鬱然成林歲時烝嘗擷新絜蠲於是乎在或題之曰樂邱之阡而屬余紀其事余聞之禮易墓非古也昔公叔文子有樂於瑕邱蘧伯玉非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成子高曰吾死則

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而崇之而飾之何居古之葬者
漸而之遠其葬益稀故大夫士于祫及其高祖而始
之是隆何居客有釋之者曰古之葬者略矣後世聖
人特嚴慎終之禮周官冢人用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也孔子於
防封之崇四尺而其葬也周披殷崇夏旐備焉得之
為有財鄒孟子猶用之今其獨不然乎顏子曰去國
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則展墓而入自漢以來人情尤
重墓葬人情所安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也德厚者流

先若忠公非歟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蓋邦人所同也邦人猶祀之况其子若孫而曰不可乎余起而謝曰有是哉乃知鄒氏之所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乎洎諱觀別號顒齋其行歷見謝少傅邵尚書所撰碑文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安貞世家金陵祖懋禮部祠祭郎中父俊中書舍人母韓氏為故都御史襄毅公之女弟生淑人甫三歲而中舍君卽世母子煢煢無依襄毅公因挈以歸撫為己子淑人幼莫之知也至六歲忽問

其母父今安在母始吐實曰汝父死久矣即悲號毀泣幾不欲生稍長肖父像於室中旦暮上食又以父葬遠方衣不綺食不肉者十年讀孝經諸書頗涉大義時襄毅公鎮兩廣威名重海內嘗語人曰吾有一女當得佳壻不以與凡子時無敢委禽焉者今右都御史顧君逢源時方以明經領鄉薦而喪其室媒者曰若是何如襄毅公曰可矣吾固素器之他日名位略與吾等淑人入門人以為襄毅公之子也曾不以貴驕人事其舅教授府君姑淑人尹能盡婦道後公

舉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湖廣按察副使
河南按察使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至
焯著聲蹟初封安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命服在躬儉
約不改於初乙亥九月十四日淑人以疾卒丁丑三
月三日葬其處春秋六十有四女二壻湯倫張希范
公無子以兄之子椿後娶陸氏今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公之女淑人幼而孤能不忘其所自出相其夫以
功名顯于時累受封號饗有多福四十餘年不矜不
怠如是亦可以為賢矣余故表其墓以示其後人

陳封君墓表

陳氏世墓胥山之青銅塢正德丁丑正月戊寅孫霽等奉其先府君文林郎編修之柩合妣先孺人徐之兆去先塋東南二百武封君諱輿字朝庸其先扈宋南渡至蘊之吳苑鄉家焉歷元世以貲雄而中葉稍微及封君始復起其家吳人多逐什一之利君獨課僮僕力耕稼久之収入滋多開闢浸廣腴田沃壤彌跨湖堧又積書延師教子及見中子霽登甲科入翰林授編修歷賛善南京翰林院學士君亦饗有封號

鄉人後其盛吾於是知君有締造之勤予嘗過其家
見其棟宇聯延而無丹艧之飾池館清幽而無聲妓
之奉入其内鮮居一室傍無媵侍歲侵輒出穀賑饑
吾於是知君有施舍之分初霽在内館邂逅逆瑾瑾
方持詭辨以中傷人無敢與忤霽獨正議折之不少
屈瑾啣之未發也及竊政遂勒停家居意猶未慊數
遣邏卒至吳伺家希指誣奏事下御史郎訊舉家憂
惶君獨自若會瑾敗事得已君素善飲嘗持杯酒語
人曰吾遭逆瑾之禍而不隕穫者非獨中有主之亦

有賴于是物焉吾於是知君有堅定之力夫其締造若是取舍若是堅定若是是足以表于墓矣封君以正德甲戌九月癸未卒春秋七十有二餘亦天平世家孺人以勤儉佐封君造家封君素嚴重每從容諷以長厚訓諸子以忠孝故寔先封君十年卒子男五震義官次郎霽次雲迪功郎次雷庠生次霆出贅陸氏孫男七女三曾孫男一女二

大厓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

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
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
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閒為庠生已厭科舉之
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
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
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
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
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趍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説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髣髴絲棼方欲一劄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詠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趣書之劉

草濡墨科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陳垢無
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霽
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
滑謝歸二人日聚黄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
相師友家徒壁立罄懸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
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
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
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
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

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鄭子
男六教嚴整處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
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
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
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
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之表于墓曰人或曰
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于文與詩抑何多耶
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
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

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飛淵淪于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周煦菴墓表

周之先本金陵君遠祖湛宋戎州通守克國子學正泰當宋季蒙古兵入臨安所在奔潰泰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其矯厲風節如此思文於君爲五世祖與思李始徙家晉陵思文旣又徙居無錫君大父諱惟慶考濟廣所謂月牕者也月牕始以醫名成化中徵至

京師京師醫得時名者林立月窓後至一旦隱然名出其上然他醫皆得官尚藥奉御月窓無近侍推挽年老告歸猶尚布衣也而名益高初月窓自以醫非家傳則必由師傳乃從甘露金孟昭學又徧参諸家凡瘍瘡帶下顱顖專門者輙師之故能兼衆長而君亦兼得父之所長君諱敷字時榮別號煦菴初習進士業經史皆渉大義既而改業醫患近世醫家止于局方遐觀賾援自炎黄岐雷越人淳于長沙河間諸書無不披閲卒會于東垣丹溪二氏於藥性必辨其州

土時節物宜炮炙咀㕮必盡其材性以之治病十愈
八九遠近求治者舟檝騎從恒滿户外君應之無惓
色慍語又不責其報人以爲有月𢡟之風閩西一戍
卒過吳道病病且侵君舍之郊墅設牀褥饘粥藥餌
時一往診之以增减其藥半歲許安仍資道里費以
歸甚似羅大無之治病僧山陰王司寇巡撫鄖陽時
夫人久卧病諸醫罔效君自武當歸過鄖謁君治夫
人見其藥品精潔鮮香蹶然起曰吾病已去二三不
數劑遂愈又似錢仲陽之療不得瞑者其他尚多奇

效不書書其最者君爲人慈孝恭讓歳時祀先必以禮撫孤睦族延師賓棲游士至園池亭館尊彝圖史皆脩然有高尚意一時名人韻士樂與之游及病亟藥弗御曰先君子有言矣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正德丙子二月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己卯二月甲申葬邑九里之先塋配華氏子騄能傳家學孫興岐其葬也余爲表其墓曰是爲名醫周煦菴之墓來者以勿毁也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府張公墓表

公諱鄉字汝鄉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慨
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齪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
用也其瓌奇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于文發之
於詩發之於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
亦足以名世矣公少為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既長
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
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平
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於文則病近世萎靡腐
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

度而世莫之知也爲詩每寓感時憂國栁邪與正之意翰林脩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罪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人口送章德懋黄仲昭莊花易外謫之作警句往往爲人傳誦而亦不免憂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爲顛張復出也其存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凜然不改之

樑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嶺之嶔岩行者額出於其途梁横浦之崩湍濟者無病涉乏中途傳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日民為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澍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剌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絶有嘉召必赴嘗自言曰嬾於接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皆辟易公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

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某日卒其年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奎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宜以進士官至　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于茲文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吳府君墓表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搢紳修

潔皭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霽有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淞間必載鶴鹿自隨至藪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鶩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精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

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擬之必晴藏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高灰承炭楊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勻少許沫餑紛馥三四啜已盡必啜者有餘思始湧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為人治療亦多奇效家産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為之歲饑富家多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糶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

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蘊文忠公
嘗居焉君與沈司空華搆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拓
之至蘊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請子仕
登甲戌進士官户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
進禮部員外郎又以　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
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
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葵子者一旦忽爽然悟乎
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

昔過宜興與君避逅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余歸吳貽予茶爐茶竈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致則古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令人吳氏墓表

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崇明醫學訓科恒菴杜府君卒葬吳縣太平鄉魏珠山之先塋春秋八十有二又六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配令人吳氏卒祔府君

兆春秋八十有八府君三子璧琮皆先卒其庶子璿
力舉喪事且涉太湖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訓科之塋
既辱執事銘兹令人葬仍兾哀而表之庶名永長存
不肖孤有所覆盖而子孫百世所共嘉戴敢敬以請
余曰子来宜也顧令人之生也余不及升堂瞻拜懿
範於何考德而表之余觀世之為母者莫不辱其所
生非所生而撫之踰於所生是賢也為子者莫不崇
其所出非所出而崇之踰其所出是孝也吾於是不
能無言焉按狀令人諱寧字素寧世家吳之雁蕩邨

其先有櫟堂先生者仕宋稱名儒後多為顯官高祖子清元山陰令曾祖可安皇同知鳳翔府後贈户科給事中祖經太醫院醫士考瀟以學行隱于鄉令人幼則頴靖有禮頗涉孝経女誡諸書特工紉製縷結之事既歸府君旋有崇明之任伯氏又以學諭宦遊彰德舅姑年高性嚴令人承顔候色卑高短長罔有乖忤時新未及饋獻不以入口性婉嫕温柔而治家內外井井佛老巫祝之類不一至門細而調膳烹飪薪𣞞之宜外之苞苴簞食之間咸有節適二老人安

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璠生四歲喪其所生令人懷
抱推燥居溼不異己生痘證危甚且潰爛不可嚮邇
所親皆欲棄之醫亦以為不治令人日夜撫摩調護
已乃得生年未六十豫治棺衾斂具及疾革璠稽顙
禱于北辰令人曰安用禱為吾年幾九十死乃為歸
仍召諸孫誡之曰吾無以遺若曹若曹各自勉旃讀
書業醫無墜前人之業葬當從薄勿事美觀為吾累
也葬之日為丁丑九月十一日壻太倉醫學典科琮
郡學生季卽璠女四咸有歸孫男七山嶽崐鋍錄鎔

鈖山嘉定醫學訓科女四曾孫男女十三播非獨能世其醫也又能感勵奮學以古文行義重于時播可謂能子矣若令人亦可謂不失所養矣吾故表諸墓以為世之法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太孺人譚氏墓表

監察御史陳君察與弟檢討寰纍然衰絰請余泣曰余先人亦嘗有志於用世也孤苦艱屯自悼其志之弗遂又自知其年之弗永也自營葬地於虞山之陰寰察等曰歲行至甲吾當死不及見汝之有立也吾

兒汝葬我必於虞山之陰若等幸有一命當以告我使我知汝之有立也及期卒吾母課不肖等益嚴學少懈則曰而忘而父之訓耶不肖輩感泣奮勵歲壬戌察忝進士承之監察御史辛未寰亦忝進士承之翰林檢討吾父弗及見也正德中贈吾父如察官母封太孺人可以為榮矣今吾母亦已棄養不肖輩痛吾父之不及養也吾母雖逮養而不及含歛與襚也是終天之恨也所以發幽潛表著以見於後世少逭不孝之罪者敢以累於執事幸許之也余聞其語而

悲之為表於墓曰府君諱稷字允才世為蘊之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號清隱府君甫成童清隱與母尤相繼淪謝孑立無倚里人侮之弗與校且耕且讀不遊事進取喜為師工於書法閉門謝塵事日哦詩吳翰所往還者惟縉紳逢掖高僧羽流以自娛雖居城市而翛然有出塵之思閱載籍有得輒識其處曰他日以示吾子二子學業之成蓋有賴焉太孺人諱姓崑湖右族力勤儉以起家初不知字書佐府君課諸子時聞古訓至自能作書及二子咸有祿仕孺人之

志存乎報國二子之志存乎色養故褱出山察則歸
養褱歸侍察乃勉出出巡滇南歸過家一宿而去嘉
靖初元史館肇開移文趣褱褱不行太孺人曰汝史
官也史自爾職不行何為于時察亦有巡蜀之命太
孺人曰若等第行吾氣體固健在無以我為念二子
行而太孺人以是年九月廿九日終于家享年七十
有六府君之卒為弘治甲寅十一月三十日春秋四
十有七二子以其年月日祔葬太孺人于府君之兆
察當

武宗朝屢抗疏言時事及南狩又力諫雖忤旨不沮不撓出巡西南獨持風裁人無敢干以私褱文學蔚有聲望二人服官久服食居室如寒素持表動依禮則清修苦節近世鮮倫王子曰夫為人子者不獨養親為難而以顯親為大顯者非爵祿之謂能自樹立不苟同于流俗使其親為賢人之親顯之大者也若二子可謂能顯其親矣府君太孺人可謂有子不死矣余故為表于墓上

文恪公集卷第二十六

王文恪公集卷之二十七

震澤　王　鏊濟之著

吳興　朱國禎文寧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閱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弘治五年八月二十日右春坊右諭德劉君景元卒于京師子棨應舉江西儒人胡氏與二孫曉暕以其喪歸江西之安成明年正月七日葬廬陵之梅華塢

年五十有八劉故安成鉅族君祖東匯父丕嚴贈翰林編修母趙氏封太孺人君諱戩景元字生穎脫超邁日記數千言年二十一占江西鄉試會試屢不第入太學爲文章宏深瑰絶聲華振起名士景附每一下第物論稱屈主試者每以不得君爲憾年四十始與予同登乙未會試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九年進侍講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今官　上之初即位也例遣近臣使外國時安南吞占城侵緬甸外恭內鷙衆論非劉方才辯者不任是行君時

以侍講為正使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
海與其國為市數摟艫銜武與陪臣賡和誇奇角捷
以為才君考地志陸道南寧逕甚無虞乃乘肩輿從
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郊迎館候視舊虞甚陪臣
拜跪立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讌讌畢
遂行國王恐諫至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金珠犀象
餽貽錯落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諸途不與語獸書
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裝有一南物者關神其殛諸
後安南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出使時賜麒

麟脈　實錄成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君博學無不閱多識　本朝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捷出喜面斥人短長孝聞縮恧君色自若尤精人倫識鑒見表洞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無行跡高亢特立與世寡合而獨與予善也予出則詣君君出則詣予見則相與劇談兩相忘而罷及病革予往省之氣奔上僅屬予爲悽惋君曰自古有不死者乎吾已後顏子矣病間復語國事會劉文穆罷壽寧侯卒君時不能言矣忻然索筆爲詩有天留老

待三月之旬命其弟戩曰乞濟之銘予還自南畿
考試至臨清過其喪哭之以詩於戲若君非古所謂
直諒多聞之益友乎予方賴焉振吾過策吾昏以終
吾身庶有益乎而君棄予死矣銘曰
劉吾未見聖所歎去之千載茲唯艱安成水激山孱
顏是生夫子勇且仁口持公議主詞垣别白白黑不
肖賢誰云不用用未殫直辭一吐十糾蟠世方疾走
衎獸珊辭喧得靜非所患嶢嶢鸑鷟驁髦鬣謂方耄
耋胡不延後懷遺直表茲阡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良古貌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葬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幼特受知馬令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將疏以　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税十民田税一均之則國

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錫宜復五銖倫一代制又言州縣官魁下宜多設相監制又言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凡數千言其草數謄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為必可行也始以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牓於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人或信或笑或以黏壁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問謂曰何為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于官而免之處士

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後其
志公其念湲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
心國事其有聽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類
寛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
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年八十以 誥恩
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
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于迂乎其平生精
力具馬後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
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叅凡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

二曰豸曰豕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邱壑國爰是庠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靜菴處士墓誌銘

西洞庭處士徐君諱震字德重年七十則作壽藏於山之冨予岡曰吾將歸矣又八年爲弘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六年月日乃克葬焉徐爲洞庭鉅族而家世好文處士生長湖山神清抱潔少從陳太史嗣初學詩太史亟稱之既又與其兄德彰日相劘切學益進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輓岳武穆諸詩傳播人

口久之謝賓客歸山中日焚香垂簾雖鄉里無行跡而詩終不廢也先娶鄒氏再娶顧氏子男四淮漢濂潮孫男八數十年來詩法稍變類以雄渾沉實為高晚生初學模擬竄竊割裂飣餖以為奇而處士日藏溪山賦詩止以自娛往往世不復知有處士矣然唐人高風絕塵其復可見乎若處士其猶近也孫縉王氏壻故予為銘銘曰

通世營營匪利伊名學追時好與世角爭洵義徐君遯騫高揭孰知哉吟谿雲山月湖山峯巒湖水瀰瀰

永懷其人不在於詩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誌銘

謝世家渕之臨海其先有諱長者始徙餘姚汝湖之
四門四門之徙蓋當宋元之際長生明明生田一於
公為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世載令德厥有休問考
諱瑩鯁直自將不阿權貴為光祿署丞斥為福建布
政司都事又斥持其直終不變公諱某字某英睿夙
成童貫比辭屬對響應無窮及長藻思逸發以禮舉
於鄉屢上不中渕之士曰科目果不足以得人乎如

其乃黜天順初知嘉定縣事錢塘蔣忠舉公經明行修會御史巡按蘇州者沮格不行或謂有關節可得則長揖去之曰如此得仕非吾願也還舉于鄉年四十餘卒不第而其子遷德器日開則東其經以授之曰吾已矣其爾乎成吾志也遷發解浙江第一廷試天下第一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貞亮方嚴隱然有公輔之望於天下公以子貴初封翰林院修撰進封諭德配鄭氏由恭人進封宜人公素負經濟及受封則絕意世故日以詩酒自遣于

小雲海月之間無事不入城部使者過門談論今古其爲利某爲害衮衮不竭聽者常聳如其言興除民瘼稱便公瑰偉軒豁不爲崖岸城府遇人輒盡或曰無乃太簡乎因自稱簡菴老人弘治四年鄉宜人卒詔有司治墳于縣之牛嶴喪且竟而公以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卒于家壽六十二 上又遣官祭以弘治七年某月日啟壙合葬宜人龍圖閣待制忠公浩之裔純德至行人無間言子男四長遷也次選迪遺女適上虞韓練孫男二正丕女二曾孫男女各一惟公

宜試而室祉葬後人　恩命敷賁終始哀榮可謂盛
矣後禄之至方日富而未艾也於戲則亦何必身自
爲之銘曰
謝始申伯厥後孔碩相安將玄派別支聯中葉或微
望於臨海餘姚來家繇公始祖儲祥累仁幾三百年
其後將昌故晦其先俁俁封君華寔有煒仕識徂求
舉步可跂屢上不試天固尼之孰云尼之寔將啟之
紫闥言言在　帝左右啟沃敷陳維公有子孰積
不施孰畊無穫　錫命追榮其報斯食其食不羸不

諧其藏瑑幽眎昭　皇有渙命

安人姚氏壙銘

安人姚氏少師榮國恭靖公祖也尚寶少卿諱繼父也昭信校尉穪州衛百户史君宗廣其歸也生永樂辛卯弘治辛亥壽八十有二矣一日顧其子鑑曰吾老矣其為吾治壙於某山之陰吾將從先公而休焉禮壙石有志其即陳御醫公賢圖焉吾且歡見之公賢其子壻也以銘屬予初少師以方外士佐　太宗為時

太宗靖難奇謨秘畫載在金匱配饗

宗臣不娶以繼後繼　太宗賜名也命侍東宮
學　仁宗即位即拜尚寶少卿少師嘗不顧其家
恩數過盛故位止此安人時侍京師年十七八矣請
難遺事尚能道之始宗廣善畫嗜飲每畫必大醉自
以為樂安人每非之曰是乃公事邪後宗廣卒安
人持家教子率有矩度銘曰
恭恭榮公翊戴一　真主凌煙畫象配唐房杜翼翼
符卿侍學文華帷幄寵數擬漢陽都吳山之陽有高
者讀後千百年孰知其人符卿之子少師之孫

知將樂縣陳君墓誌銘

於戲古所謂循吏者其殆不可復見乎以吾所聞故將樂陳君其近之也予故誌其墓以告後之人初君以進士選知將樂大書廳事曰勤以補拙儉以助廉民有嚴甲者前後持吏短長吏不敢動君至則執之庚死獄中訟為頓減將樂歲漕以給蒲咸蒲又漕以給將樂風濤湍悍覆溺相望君校其數相埒因各留餉其境民兩便之其因事為功類此時勸課均徭役抑豪疆廣儲蓄已乃興學校修城池驛傳倉廒道路

至或捐俸為之龜山先生墓第不治君為闢路若干
置祭田十餘畝唐汀州刺史穆公溺死見神于邑人
君為延衣冠奠之春秋祀不絕邑有巨峽民橋其上
列屋櫛比淫雨暴漲民居且浸橋亦危君為禱于神
水立退歲大旱君禱之又立雨邑人以為神部使者
行縣睹其治曰樂邑其有賢人乎雖隣封有事輒以
屬君光澤有疑獄歷數年不能決君至一訊立得其
情比歸光澤民遮道求識其面拜于馬首而去城沙
縣也績久弗成君為物土賦庸民不知勞使者上其

續旌異之命下而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諱大經字
正之姓陳氏陳世家江西之德興宋南渡始家上虞
高祖某隱九峰山累辟不起曾祖倧祖敬輿通諸家
書考世英通尚書史記善楷法君生祖異之曰他日
必志經綸因名之長敦慎溫文初習禮已而旁通諸
經以詩占淛江解試登庚戌進士娶張氏某府太守
巖之女以某月日葬上虞某處弟南京大理評事大
紀來請銘銘曰
張吏庇氓武為特嬪豈無異政非威伊名樂人熙熙

君哉父母鄰邦曰嘻哉乃無有三年之政百年之思
顯刻幽宮維後之貽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誌銘

蕭世家蜀之巴縣君高祖諱某洪武中司永平府獄因家焉今為永平人祖諱本立考諱鳳君諱讓字有終由進士授大理左寺評事進寺正擢山西按察僉事董屯田諸務以憂去改浙江按察司副使督銀場諸務改湖廣整飭辰沅兵備三年考績行至楊村卒弘治乙卯八月二十日也壽五十七以某月日葬某

處娶李氏淡飛五日卒子男三淮武略將軍其副千
户漢國子生女三長適千户解瑋次鄉貢進士張秉
次千户李陞君居官壹邊三尺其在大理號能辦劇
獄然求其出不求其入理屯田屬邊多務出奇應猝
軍以克濟建寧時有盜張甚君躬詣其地梟其首亂
老餘悉解縱遂平之鎮巡大臣以聞 詔兼分巡建
寧道即其地立分司鎮之大軍之討都勻也君統督
漢軍策應事平蒙 璽書鏹幣之賜是役也君冒蒙
箐觸炎瘴遂得疾君性仁孝在官聞父母病即哀號

不事事闐喪三日行官屬有不知者姪江與漢年相
差婚娶必先江而後漢秉幣之禮眎漢有加焉閒同
疾眎之亦必先江而後漢漢居京邑銘于其隣王整

銘曰

噫有終甫此方之傑理刑治兵不至則發仁孝温温
吾得諸鄰刻此銘章維以示信

恭人李氏墓誌銘

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王君名珣之妻故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諡康之女尚書致仕歸專高標峻節海内仰

之癸丑歲參政君之子崇文以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今年春次子崇獻又以進士被選間嘗詢焉則皆尚書之甥也予以是知家學之淵源宅相之徵兆有不誣者久之崇文崇獻衰絰泣請予曰先恭人葬曹之水谷迨今二十有二年今以繼母恭人黄之喪將祔而先恭人墓未有刻先恭人之卒不肖兄弟幼其遺德不及知雖然聞則聞之先外祖母聞之伯叔母而先祖贈湖州府君嘗稱以礪諸婦矣敢次為狀以請予不得辭恭人高朗淑慧言動有法其幼也尚

書教諸子書恭人從傍聽之即能了大義及歸王氏事湖州克孝克敬滫瀡之奉捐妝奩爲之叅政在官時節饋獻踵道湖州之歿衣衾棺槨皆恭人經紀之叅政歸無憾焉育孤睦鄰賓接內外禮意曲盡其卒也里有孤女以母之喪喪焉至于今諸姑伯娣有會則曰恭人之賢也或至泣下者恭人生正統庚寅以成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年止三十有六先封孺人繼封恭人叅政子男八恭人出者四崇孺鄉貢進士崇仁庠生崇文戶部主事崇獻庶吉士餘曰崇僉

崇護崇有崇素恭人卒靈輿多異過祠不肅則怳若見焉恭政爲御史以事被逮曹人未之知也其主忽自仆于地家人驚駭識之則被逮之日也豈其生而賢明故死而有不亡者耶銘曰

在曹之陽其涘維谷誰墓於兹有拱者木冢宰其考夫維岳伯八子宦學其儀濯濯維年不待迄于休成於赫　皇命象服是榮孰云不壽厥靈孔章納銘于幽以告不亡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
氏鏊幼學於國子之退省堂賓寔来同硯席相好也
間過其家孺人喜曰吾與斯人游乎其所謂益友也
吾無憂矣其後賓益壯交游益廣有以文學相劘切
者孺人忻然為治具或游讙無益者則澹然而退賓
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陝西環縣部使者上其
績 誥封傑如賓官賈孺人已而賓擢知秦州未幾
孺人卒賓奔喪還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達于寓中指
黄裳于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顧而孺人之

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為保定蠡吾人父安唐府
審理儒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十八日葬以十月二
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男六長賓次甯國
子生次寬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
茲且能教古有孟母猗嗟孺人克儀克守兆卜其隣
寔占其友刻銘于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
有九年為弘治己未卒于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

澤教諭其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
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
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　命理福建等處
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　聞亟發倉賑給
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
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
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　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
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賦敎免無名之稅十餘
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户修築

南昌城堤城頹潰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
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疏時弊二十事以
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三上章乞去得　旨遂行歸杭
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為事藩司
為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
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内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為
龐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彝才始遷潮東慈溪
之德門鄉諱子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
刑部郎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

子男四某某孫男九曾孫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
朝廷命官治其墳公所著有餘留藁三十五卷太常
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
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
旨諸儒亂之也乃為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銘曰
勢塗轂擊爭捷騫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為
信吁嗟夫子仕稍屯卬蹙一卧三十春渾鍠鏗耀肆
厥文秩雖少枊名乃振刻之玄石期無泯

太醫院判陳君墓誌銘

陳之先自鳳陽來家于吳始祖良炳元同知太醫院
事高祖新齋郡醫學正曾祖本道世以醫學相傳吳
有孟景暘者精小兒醫本道館甥景暘所併得其傳
祖彥斌考仲和始皆專小兒醫君生七歲而孤少長
發憤讀先世書有聲吳下成化中詔取名醫郡以
君名上君以太孺人陸春秋高一詣院即乞歸久之
太醫院言治小方脉者少復起之君至甫一月被選
入御藥房旋拜御醫出入　禁中調護　諸王棻奏
奇效遂進院判　令上即位以例仍為御醫三年

進迪功郎入視　東宮疾效加俸一級丁巳歲上章
乞歸　上曰如陳某者何可使去左右而請益堅
上察其誠遂進院判致仕歸弘治庚申五月十三日
卒春秋六十有八君為人不事表襮或侮之卒不較
少常誦學喫虧詩以自警直　禁垣十有四年恭慎
周密累有白金之賜其為醫究切脉理力護本原不
求近效不肯乘危射利貧者或反給之故其名籍甚
而尤重于士夫初名慶字公賢後以字行而更字公
尚初娶仰氏大理寺丞贈之孫繼娶史氏蘇州衛百

方浩之女子三憲寵宥皆世其業寵入 御藥房亦
有名京師孫男五女一初君爲壽藏于黄山之陰予
預爲之記比歸日經營之未合也而君卒遂以明年
月日葬焉銘曰
醫維仁術或益之疾孰唯其良乃及于國噫嘻公尚
和緩是同 皇齎詵詵厥維其功黄山之原生所治
止旣曰治止尚安歸止

兵部武庫郎中吳君墓誌銘

弘治已未兵部武庫司郎中吳君汝礪以病告歸吳

江行至德州卒其弟瑩扶匶歸以庚申某月日葬大
興圩之先塋來乞銘君諱鋆汝礪字為人好學攻文
而尤有詩才其為詩苦思冥搜句安字帖喜學唐人
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曠事
以是人愛重焉意其必將遠到也汝礪占南畿解試
三試禮部不中冢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聞名與語
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衮衮不休王
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公益奇之
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進武庫郎

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儒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
抑首據案鈎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弱多病醫
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
以進士治大臣獄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者難
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祖諱甚考
甚封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
娶汝氏知南安府行敏之女封宜人子一人曰重陽
聘監察御史陸全卿女重陽方二歲煢煢可念全卿
曰吾與乃父有言矣遂許委禽焉銘曰

孔翠之文鷴鸂之鷙才也孰賢亦維其地嗟嗟汝鶚
壽淺不遯有文不耀有衒不矜埋鬱陰幽噫嘻奈何

承事郎徐君墓誌銘

徐裔出金華有三府君者當南宋時命一子留金
華一居舒之望江一居吳邑太湖之西洞庭山洞庭
有原隰陂池田園之利徐氏世擅其富世讀書好禮
而不求仕入　國朝子孫滋盛散居山中世以東南
西北宅别之君所謂南宅者也其世系詳見故陳太
史嗣初所譔先世墓文考錦震生子四人君於倫次

最季而最愛於父雖不治舉業而好學不倦作七字詩往往可誦書有楷法兄弟既分煙君獨不忍去依其父以居終身焉父志所未至能先意承之及父母相繼沒寢苫枕側旦夕承事如生食必祭飲必奠朝設洗沐奠撫尚枕未嘗替于初娶沈氏生二女子二曰縉曰紳王氏出西洞庭入 國朝未有登第者君日夜督其子學縉果登順天鄉薦山人榮之君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以某月日葬金鐸之原君體貌瓌碩襟宇夷曠意其必壽而止

是縉方嚮用於時　恩封有日矣而君不待於戲傷
哉縉予子壻也爲之銘

昔之日侯我兮湖之麋今之日送我兮江之涯風神
猶在兮訃豈非有封不待兮可柰何嗟嗟命兮可柰
何

王文恪公集卷第二十七